

# 汉晋春秋

子部  
●  
笔记



中国古典精华文库

# 汉晋春秋

(东晋) 习凿齿 著

## 目录

|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|----|
| 卷一..... | 01 |
| 卷二..... | 05 |
| 卷三..... | 31 |

## 卷一

晋宜越魏继汉，不应以魏后为三恪论

或问：“魏武帝功盖中夏，文帝受禅于汉，而吾子谓汉终有晋，岂实理乎且魏之见废，晋道亦病，晋之臣子宁可以同此言哉！”答曰：“此乃所以尊晋也。但绝节赴曲，非常耳所悲，见殊心异，虽奇莫察，请为子言焉。”

“昔汉氏失御，九州残隔，三国乘间，鼎峙数世，干戈日寻，流血百载。虽各有偏平，而其实乱也。宣皇帝势逼当年，力制魏氏，螻屈从时，遂羈戎役，晦明掩耀，龙潜下位，俯首重足，鞠躬屏息，道有不容之难，躬蹈履霜之险，可谓危矣！魏武既亡，大难获免，始南擒孟达，东荡海隅，西抑劲蜀，旋抚诸夏，摧吴人入侵之锋，扫曹爽见忌之党，植灵根以跨中州，树群材以翼子弟，命世之志既恢，非常之业亦固。景文继之，灵武冠世，克伐违贰，以定厥庸，席卷梁益，奄征西极，功格皇天，勋侔古烈，丰规显祚，故以灼如也。至于武皇，遂并强吴，混一宇宙，义清四海，同轨二汉。除三国之大害，静汉末之交争，廓九域之蒙晦，定千载之盛功者，皆司马氏也。而推魏继汉，以晋承魏，比义唐虞，自托纯臣，岂不惜哉！”

“今若以魏有代王之德，则其道不足；有静乱之功，则孙刘鼎立。道不足则不可谓制当年，当年不制于魏，则魏未曾为

天下之主；王道不足于曹，则曹未始为一日之王矣。昔共工伯有九州，秦政奄平区夏，鞭挞华戎，专总六合，犹不见序于帝王，沦没于战国，何况暂制数州之众哉！威行境内而已，便可推为一代者乎！

“若以晋常事魏，惧伤皇德，拘惜禅名，谓不可割，则惑之甚者也。何者隗嚣据陇，公孙帝蜀，蜀陇之人虽服其役，取之大义，于彼何有！且吴楚僭号，周室未亡，子文、延陵不见贬绝。宣皇帝官魏，逼于性命，举非择木，何亏德美，禅代之义，不同尧舜，校实定名，必彰于后，人各有心，事胡可掩！定空虚之魏，以屈于己，孰若杖义而以贬魏哉！夫命世之人，正情遇物，假之际会，必兼义勇。宣皇祖考立功于汉，世笃尔劳，思报亦深。魏武超越，志在倾主，德不素积，义险冰薄，宣帝与之，情将何重！虽形屈当年，意申百世，降心全己，愤慨于下，非道服北面，有纯臣之节，毕命曹氏，忘济世之功者也。

“夫成业者系于所为，不系所籍；立功者言其所济，不言所起。是故汉高稟命于怀王，刘氏乘毙于亡秦，超二伪以远嗣，不论近而计功，考五德于帝典，不疑道于力政，季无承楚之号，汉有继周之业，取之既美，而已德亦重故也。且汉有系周之业，则晋无所承魏之迹矣。凡天下事，有可借喻于世古以晓于今，定之往昔而足为来证者。当阳秋之时，吴楚二国皆僭号之王也，若使楚推鄢郢以尊有德，阖闾举三江以奉命世，命世之君、有德之主或藉之以应天，或抚之而光宅，彼必自系于周室，不推吴楚以为代明矣。况积勋累功，静乱宁众，数之所录，众之所与，不资于燕吟之授，不赖于因藉之力，长辔庙堂，吴蜀两毙，运奇二纪而平定天下，服魏武之所不能服，荡累叶之所不能除者哉。

“自汉末鼎沸五六十年，吴魏犯顺而强，蜀人杖正而弱，三家不能相一，万姓旷而无主。夫有定天下之大功，为天下之所推，孰如见推于闇人，受尊于微弱配天而为帝，方驾于三代，岂比俯首于曹氏，侧足于不正即情而恒实，取之而无惭，何与诡事而托伪，开乱于将来者乎是故故旧之封恩可封魏后，三恪之数不宜见列。以晋承汉，功实显然，正名当事，情体亦厌，又何为虚尊不正之魏而亏我道于大通哉！”

“昔周人咏祖宗之德，追述翦商之功；仲尼明大孝之道，高称配天之义。然后稷勤于所职，聿来未以翦商，异于司马氏仕乎曹族，三祖之寓于魏世矣。且夫魏自君之道不正，则三祖臣魏之义未尽。义未尽，故假涂以运高略；道不正，则君臣之节有殊。然则宠道不以辅魏而无逆取之嫌，高拱不劳汗马而有静乱之功者，盖勋足以王四海，义可以登天位，虽我德惭于有周，而彼道异于殷商故也。

“今子不疑共工之不得列于帝王，不嫌汉之系周而不系秦，何至于一魏犹疑滞而不化哉！夫欲尊其君而不知推之于尧舜之道，欲重其国而反厝之于不胜之地，岂君子之高义！若犹未悟，请于是止矣。”

### 临终上前论疏

臣每谓皇晋宜越魏继汉，不应以魏后为三恪。而身微官卑，无由上达，怀抱愚情三十余年。今沉沦重疾，性命难保，遂尝怀此，当与之朽烂，区区之情，切所悼惜，谨力疾著论一篇，写上如左。愿陛下考寻古义，求经常之表，超然远览，不以臣微贱，废其所言。

## 别周鲁、通诸葛论

客问曰：“周瑜、鲁肃何人也？”主人曰：“小人也。”客曰：“周瑜奇孙策于总角，定大好于一面，摧魏武百胜之锋，开孙氏偏王之业，威震天下，名驰四海。鲁肃一见孙权，建东帝之略。子谓之小人，何也？”主人曰：“此乃真所以为小人也。夫君子之道，故将竭其直忠，佐扶帝室，尊主宁时，远崇名教。若乃力不能合，事与志违，躬耕南亩，遁迹当年，何由尽臣礼于孙氏于汉室未亡之日邪。”客曰：“诸葛武侯翼戴玄德，与瑜、肃何异而子重诸葛，毁瑜、肃，何其偏也！”主人曰：“夫论古今者，故宜先定其所为之本，迹其致用之源。诸葛武侯龙蟠江南，托好管乐，有匡汉之望，是有宗本之心也。今玄德，汉高之正胄也，信义著于当年，将使汉室亡而更立，宗庙绝而复继，谁云不可哉！”

## 卷二

### 明帝

明帝勒于吏事，苛察逾甚，或于殿前鞭杀尚书郎。

钟离意相鲁，见仲尼庙颓毁，会诸生于庙中，慨然叹曰：“蔽芾甘棠，勿翦勿伐，况见圣人庙乎？”遂躬留治之。周观輿服之在焉，自仲尼以来，莫之开也。意发视之，得古文策书曰：“乱吾书，董仲舒；治吾堂，钟离意。”壁有七，张伯盗一。意寻案未了而卒。张伯者，治中庭，治地得六壁，上之，意曰：“此有七，何以不遂？”伯惧，探壁怀中，鲁咸以为神。

永平十五年祠仲尼。帝时升庙立，群臣中庭北面，再拜，帝进爵而后坐。

### 章帝

元和二年，幸鲁，祀孔子于阙里。阙里者，仲尼之故宅也，在鲁城。中帝升庙西面，群臣中庭北面，皆再拜，帝进爵而后坐。祠礼毕，命儒者论难。

## 质帝

质帝年幼小，闻梁冀专权于天下，每朝出辄目之曰：“此跋扈将军。”冀闻而大惧，遂阴行鸩毒。始病，呼太尉李固入。固前问病，帝曰：“食煮饼令腹中闷，得水尚可活。”冀曰：“不可。”语未绝而崩。

## 桓帝

延熹元年，梁皇后崩。桓帝独呼小黄门唐衡，至北户如厕，问左右梁冀不相得者为谁。衡对曰：“单超。左馆前诣河南，尹不疑礼敬小简，不疑收其兄弟，送洛阳狱。”于是帝与入室定谋，啗超臂出血以为盟，乃诛梁冀。

延熹七年，南巡狩。桓帝幸樊城，百姓莫不观之，有一老父独耕不辍，议郎张温使问焉，父啸而不答。

## 献帝

初平二年，公孙瓚以刘玄德领平原相。初，先主篱上有桑如车盖。涿人李定云“此家必出贵人。”

建安元年，迁都许。献帝都许，守位而已，宿卫近侍莫非曹氏党旧恩戚。议郎赵彦尝为帝陈言时策，曹操恶而杀之。其余内外多见诛。操后以事入见殿中，帝不任其忿，因曰：“君能相辅则厚，不尔，幸垂恩相舍。”操失色，俯仰求出。旧仪三公辅兵入庙，令虎贲执刃挟之。操顾左右，汗流浹背，自后

不敢复朝请。

天子都许，刘表虽贡献而与袁绍相结。郭义谏，表答义曰：“内不失贡职，外不背盟主，此天下之大义也。治中独何怪乎？”

孙策之始得王朗也，谴让之，使张昭私问朗，朗誓不屈，策忿而不敢害也，留置曲阿。建安三年，太祖表征朗。策遣之，太祖问曰：“孙策何以得至此邪？”朗曰：“策勇冠一世，有隼才大志；张子布，民之望也，北面而相之；周公瑾，江淮之杰，攘臂而为其将。谋而有成，所规不细，终为天下大贼，非徒狗盗而已。”

公孙瓚颇为绍所败，乃筑京以自固。袁绍与瓚书曰：“孤与足下，既有前盟旧要，申之以讨乱之誓，爰过夷、叔，分著丹青，谓为旅力同仇，足踵齐、晋，故解印释绂，以北带南，分割膏腴，以奉执事，此非孤赤情之明验邪岂寤足下弃烈士之高义，寻祸亡之险踪，辄而改虑，以好易怨，盗遣士马，犯暴豫州。始闻甲卒在南，亲临战阵，惧于飞矢进流，狂刀横集，以重足下之祸，徒增孤子之咎衅也，故为荐书恳恻，冀可改悔。而足下超然自逸，矜其威诈，谓天罔可吞，豪雄可灭，果令贵弟陨于锋刃之端。斯言犹在于耳，而足下曾不寻讨祸源，克心罪己，苟欲逞其无疆之怒，不顾逆顺之律，匿怨害民，骋于余躬，遂跃马控弦，处我疆土，毒遍生民，辜延白骨。孤辞不获已，以登界桥之役。是时足下兵气霆震，骏马电发，仆师徒肇合，机械不严，强弱殊科，众寡异论，假天之助，小战大克，遂陵蹶奔背，因垒馆谷，此非天威隼谏，福丰有礼之符表乎足下志犹未厌，乃复纠合余烬，率我蜂贼，以焚蕪渤海。孤又不获宁，用及龙河之师。羸兵前诱，大军未济，而足下胆破众散，不鼓而败，兵众扰乱，君臣并奔。此又足下之为，非孤之咎也。

自此之后，祸隙弥深，孤之师旅，不胜其忿，遂至积尸为京，头颅满野，愍彼无辜，未尝不慨然失涕也。后比得足下书，辞意婉约，有改往修来之言。仆既欣于旧好克复，且愍兆民之不宁，每辄引师南驾，以顺简书。弗盈一时，而北边羽檄之文，未尝不至。孤是用痛心疾首，靡所错情。夫处三军之帅，当列将之任，宜合怒如严霜，喜如时雨，臧否好恶，坦然可观。而足下二三其德，强弱易谋，急则曲躬，缓则放逸，行无定端，言无质要，为壮士者固若此乎！既乃残杀老弱，幽土愤怒，众叛亲离，子然无党。又乌丸、秽貊，皆与足下同州，仆与之殊俗，各奋迅激怒，争为锋锐；又东西鲜卑，举踵来附。此非孤德所能招，乃足下驱而致之也。夫当荒危之世，处干戈之险，内违同盟之誓，外失戎狄之心，兵兴州壤，祸发萧墙，将以定霸，不亦难乎！前以西山陆梁，出兵平讨，会麴义余残，畏诛逃命，故遂住大军，分兵扑荡，此兵孤之前行，乃界桥攀旗拔垒，先登制敌者也。始闻足下镌金纒紫，命以元帅，谓当因兹奋发，以报孟明之耻，是故战夫引领，竦望旌旆，怪遂含光匿影，寂尔无闻，卒臻屠灭，相为惜之。夫有平天下之怒，希长世之功，权御师徒，带养戎马，叛者无讨，服者不收，威怀并丧，何以立名今旧京克复，天罔云补，罪人斯亡，忠干翼化，华夏俨然，望于穆之作，将戢干戈，放散牛马，足下独何守区区之土，保军内之广，甘恶名以速朽，亡令德之久长壮而筹之，非良策也。宜释憾除嫌，敦我旧好。若斯言之玷，皇天是闻。”

瓚不答，而增修戒备。谓关靖曰：“当今四方虎争，无有能坐吾城下相守经年者明矣。袁本初其若我何！”

建安四年，绍攻瓚于易京。瓚自杀。关靖曰：“吾闻君子陷人于危，必同其难，岂可独生乎！”乃策马赴绍军而死。绍悉送其首于许。

建安五年，许攸说绍曰：“公无与操相攻也。急分诸军持之，而径从他道迎天子，则事立济矣。”绍不从，曰：“吾当先围取之。”攸怒。

绍攻操于官渡。张郃说绍曰：“公虽连胜，然勿与曹公战也。密遣轻骑抄绝其南侧，兵自败矣。”绍不从之。

建安七年，袁绍薨。审配献书于谭曰：“春秋之义，国君死社稷，忠臣死王命。苟有图危宗庙，败乱国家，王纲典律，亲疏一也。是以周公垂泣而蔽管蔡之狱，季友嘘歔而行车咸叔之雉。何则义重人轻，事不得已也。昔卫灵公废蒯聩而立，辄蒯聩为不道，入戚以篡，卫师伐之。春秋传曰：‘以石曼姑之义，为可以拒之。’是以蒯聩终获叛逆之罪，而曼姑永享忠臣之名。父子犹然，岂况兄弟乎！昔先公废绌将军以续贤兄，立我将军以为适嗣，上告祖灵，下书谱牒，先公谓将军为兄子，将军谓先公为叔父，海内远近，谁不备闻且先公即世之日，我将军斩衰居庐，而将军斋于堊室，出入之分于斯益明。是时凶臣逢纪，妄画蛇足，曲辞谄媚，交乱懿亲，将军奋赫然之怒，诛不旋时，将军亦奉命承旨，加以淫刑。自是之后，痍疽破溃，骨肉无丝发之嫌，自疑之臣，皆保生全之福。故愁遣强胡，简命名将，料整器械，选择战士，殫府库之财，竭食土之实，其所以供奉将军，何求而不备君臣相率，共卫旌麾，战为雁行，赋为币主，虽倾仓覆库，翦剥民物，上下欣戴，莫敢告劳。何则推恋恋忠赤之情，尽家家肝脑之计，唇齿辅车，不相为赐。谓为将军心合意同，混齐一体，必当并威偶势，御寇宁家。何图凶险谗慝之人，造饰无端，诱导奸利，至令将军翻然改图，忘孝友之仁，听豺狼之谋，诬先公废立之言，违近者在丧之位，悖纲纪之理，不顾逆顺之节，横易冀州之主，欲当先公之继。遂放兵钞掠，屠城杀吏，交尸盈原，裸民满野，或有髡{髡剔}

发肤，割截支体，冤魂痛于幽冥，创痕号于草棘。又乃图获邲城，许赐秦、胡，财物妇女，豫有分界。或闻告令吏士云：‘孤虽有老母，辄使身体完具而已。’闻此言者，莫不惊愕失气，悼心挥涕，使太夫人忧哀愤懣于堂室，我州君臣士友假寐悲叹，无所措其手足，念欲静师拱默以听执事之图，则惧违春秋死命之节，贻太夫人不测之患，陨先公高世之业。三军愤慨，人怀私怒，我将军辞不获已，以及馆陶之役。是时外为御寇，内实乞罪，既不见赦，而屠辱各二三其心，临阵败戾。我将军进退无功，首尾受敌，司军奔避，不敢告辞。亦谓将军当少垂亲亲之仁，贻以缓追之惠，而乃寻踪蹊轨，无所逃命。困兽必斗，以干严行，而将军师旅土崩瓦解，此非人力，乃天意也。是后又望将军改往修来，克己复礼，追还孔怀如初之爱；而纵情肆怒，趣破家门，企踵鹤立，连结外仇，散锋放火，插增毒螫，烽烟相望，涉血千里，遗城厄民，引领悲怨，虽欲勿救，恶得已哉！故遂引军东辕，保正疆场，虽近郊垒，未侵境域，然望旌摩，能不永叹配等备先公家臣，奉废立之命，而图等干国乱家，礼有常刑，故奋敝州之赋，以除将军之疾，若乃天启于心，早行其诛，则我将军匍匐悲号于将军股掌之上，配等亦袒躬布体以待斧钺之刑。若必不悛，有以国毙，图头不悬，军不旋踵。愿将军详度事宜，锡以环玦。”

建安十二年，操破乌桓于柳城。太祖之始征柳城，刘备说表使袭许，表不从。及太祖还，表谓备曰：“不用君言，故为失此大会也。”备曰：“今天下分裂，日寻干戈，事会之来，岂有终极乎若能应之于后者，则此未足为恨也。”

先主见诸葛亮于隆中。亮家于南阳之邓县，在襄阳城西二十里，号曰“隆中”。

建安十三年，操征刘表。表卒，子琮迎降。魏武平荆州，

分南郡，枝江以西为临江郡。

先主走，将保江陵，操追之。王威说刘琮曰：“曹操得将军既降，刘豫州已走，必懈弛无备，轻行单进；若给威奇兵数千，徼之于险，操可获也。获操，则威震天下，坐而虎步，中夏虽广，可传檄而定，非徒收一胜之功，保守今日而已。此难遇之机，不可失也。”琮不纳。

先主败当阳，因人多归之，拥众不进也。

习凿齿曰：“刘玄德虽颠沛险难而信义愈明，势逼事危而言不失道。追景升之顾，则情感三军；恋赴义之士，则甘与同败。观其所以结物情者，岂徒投醪抚寒含蓼问疾而已哉！其终济大业，不亦宜乎！”

时操已定荆州。张松见曹公，曹公方自矜伐，不存录松。松归，乃劝璋自绝。

习凿齿曰：昔齐桓公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国，曹操暂自骄伐而天下三分，皆勤之于数十年之内而弃之于俯仰之顷，岂不惜乎！是以君子劳谦日昃，虑以下人，功高而居之以上，势尊而守之以卑。情近于物，故虽贵而人不厌其重；德洽群生，故业广而天下愈欣其庆。夫然，故能有其富贵，保其功业，隆显当时，传福百世，何骄矜之有哉！君子是以知曹操之不能遂兼天下者也。

建安十四年，权表备荆州牧。吕范劝刘备，肃曰：“不可。将军虽神武命世，然曹公威力实重，初临荆州，恩信未洽，宜以借备，使抚安之。多操之敌，而自为树党，计之上也。”权即从之。

建安十五年，刘备改分南郡为宜都。

向成都所过辄克，于涪大会作乐，庞统以为非仁者之兵。习凿齿曰：夫霸王者，必体仁义以为本，杖信顺以为宗，一物

不具，则其道乖矣。今刘备袭夺璋土，权以济业，负信违情，德义俱愆，虽功由是隆，宜大伤其败，譬断手全躯，何乐之有。庞统惧斯言之泄宣，知其主之必悟，故众中匡其失，而不修常谦之道，矫然太当，尽其蹇谔之风。夫上失而能正，是有臣也，纳胜而无执，是从理也；有臣则陛隆堂高，从理则群策毕举；一言而三善兼明，暂谏而义彰百代，可谓达乎大体矣。若惜其小失而废大益，矜此过言，自绝远谏，能成业济务者，未之有也。

建安十九年，玄德破刘璋。先主入益州，吴遣迎孙夫人。夫人欲将太子归吴，诸葛亮使赵云勒兵断江刘太子，乃得止。

法正劝先主纳刘焉子瑁妻吴氏。习凿齿曰：“夫婚姻，人伦之始，王化之本，匹夫犹不可以无补，而况人君乎。晋文废礼行权以济其业，故子犯曰：‘有求于人，必先从之，将夺其国，何有于妻，非无故而违礼教者也。’今先主无权事之逼，而引前失以为譬，非导其君以尧、舜之道者。先主从之，过矣。”

建安二十年，张鲁降操。

习凿齿曰：鲁欲称王，而阎圃谏止之，今封圃为列侯。夫赏罚者，所以惩恶劝善也，苟其可以明轨训于物，无远近幽深矣。今阎圃谏鲁勿王，而太祖追封之，将来之人孰不顺！塞其本源而未流自止，其此之谓与！若乃不明于此而重焦烂之功。丰爵厚赏止于死战之士，则民利于有乱，俗竞于杀伐，阻兵仗力，干戈不戢矣。太祖之此封，可谓知赏罚之本，虽汤武居之，无以加也。

先主

章武元年，群欲推先主即皇帝位，费诗上疏，忤旨左迁。习凿齿曰：夫创本之君，须大定而后正己，篡统之主，必速建以系众心。是故惠公朝秦而子圉以立，更始犹存而光武举号，夫岂忘主徼利，社稷之故也。今先主纠合义兵，将以讨贼。贼强祸大，主没国丧，二祖之庙，绝而不祀，苟非亲贤，孰能绍此嗣祖配天，非咸阳之譬，杖正讨逆，何推让之有于此时也，不如速尊有德，以奉大统，使民欣反正，世睹旧物，杖顺者齐心，附逆者同惧，时可谓暗惑矣。其黜降也，宜哉！

## 后主

先主卒，刘禅即位。未葬，亦未逾月而改元为建兴，此言之不从也。习凿齿曰：“礼，国君即位逾年而后改元者，缘臣子之心不忍一年而有二君也。今可谓亟而不知礼矣！君子是以知蜀之不能东迁也。”

建兴三年，亮在南中，所在战捷。闻孟获者，为夷、汉并所服，募生致之。既得，使观于营阵之间，问曰：“此军何如？”获对曰：“向者不知虚实，故败。今蒙赐观看营陈，若只如此，既定易胜耳。”亮笑，纵使更战，七纵七擒，而亮犹遣获。获止不去，曰：“公，天威也，南人不复反矣。”遂至滇池。南中平，皆即其渠率而用之。或以谏亮，亮曰：“若留外人，则当留兵，兵留则无所食，一不易也；加夷新伤破，父兄死丧，留外人而无兵者，必成祸患，二不易也；又吏累有废杀之罪，自嫌衅重，若留外人，终不相信，三不易也；今吾欲使不留兵，不运粮，而纲纪粗定，夷汉粗安，故耳。”

建兴六年，街亭之败，马谡下狱物故。习凿齿曰：诸葛亮

之不能兼上国也，岂不宜哉！夫晋人规林父之后济，故废法而收功；楚成暗得臣之益已，故杀之以重败。今蜀僻陋一方，才少上国，而杀其俊杰，退收弩下之用，明法胜才，不师三败之道，将以成业，不亦难乎！且先主诚谏之才不可大用，岂不谓其非才也亮受诫而不获奉承，明谏之难废也。为天下宰匠，欲大收物之力，而不量才节任，随器付业；知之太过，则违明主之诫，裁之失中，即杀有益之人，难乎其可与言智者也。

或劝亮更增兵者，亮曰：“大军在祁山，箕谷，皆多于贼，而不能破贼为贼所破者，则此病不在兵少也，在一人耳。今欲灭兵损将，明罚思过，校变通之道于将来；若不能然者，虽兵多何益！自今以后，诸有忠虑于国，但勤攻吾之阙，则事可定，贼可死，功可躋足而待矣。”于是考微劳，甄烈壮，引咎责躬，布所失于天下，厉兵讲武，以为后图，戎兵简练，民忘其败矣。亮闻孙权破曹休，魏兵东下，关中虚弱。十一月，上言曰：“先帝虑汉、贼不两立，王业不偏安，故托臣以讨贼也。以先帝之明，量臣之才，故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；然不伐贼，王业亦亡，惟坐待亡，孰与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也。臣受命之日，寝不安席，食不甘味，思惟北伐，宜先入南，故五月渡泸，深入不毛，并日而食。臣非不自惜也，顾王业不可得偏全于蜀都，故冒危难以奉先帝之遗意也，而议者谓为非计。今贼适疲于西，又务于东，兵法乘劳，此进趋之时也。谨陈其事如左：高帝明并日月，谋臣渊深，然涉险被创，危然后安。今陛下未及高帝，谋臣不如良、平，而欲以长计取胜，坐定天下，此臣之未解一也；刘繇、王朗各据州郡，论安言计，动引圣人，群疑满腹，众难塞胸，今岁不战，明年不征，使孙策坐大，遂并江东，此臣之未解二也；曹操智计殊绝于人，其用兵也，仿佛孙、吴，然困于南阳，险于乌巢，危于祁连，逼于黎阳，几败北山，殆